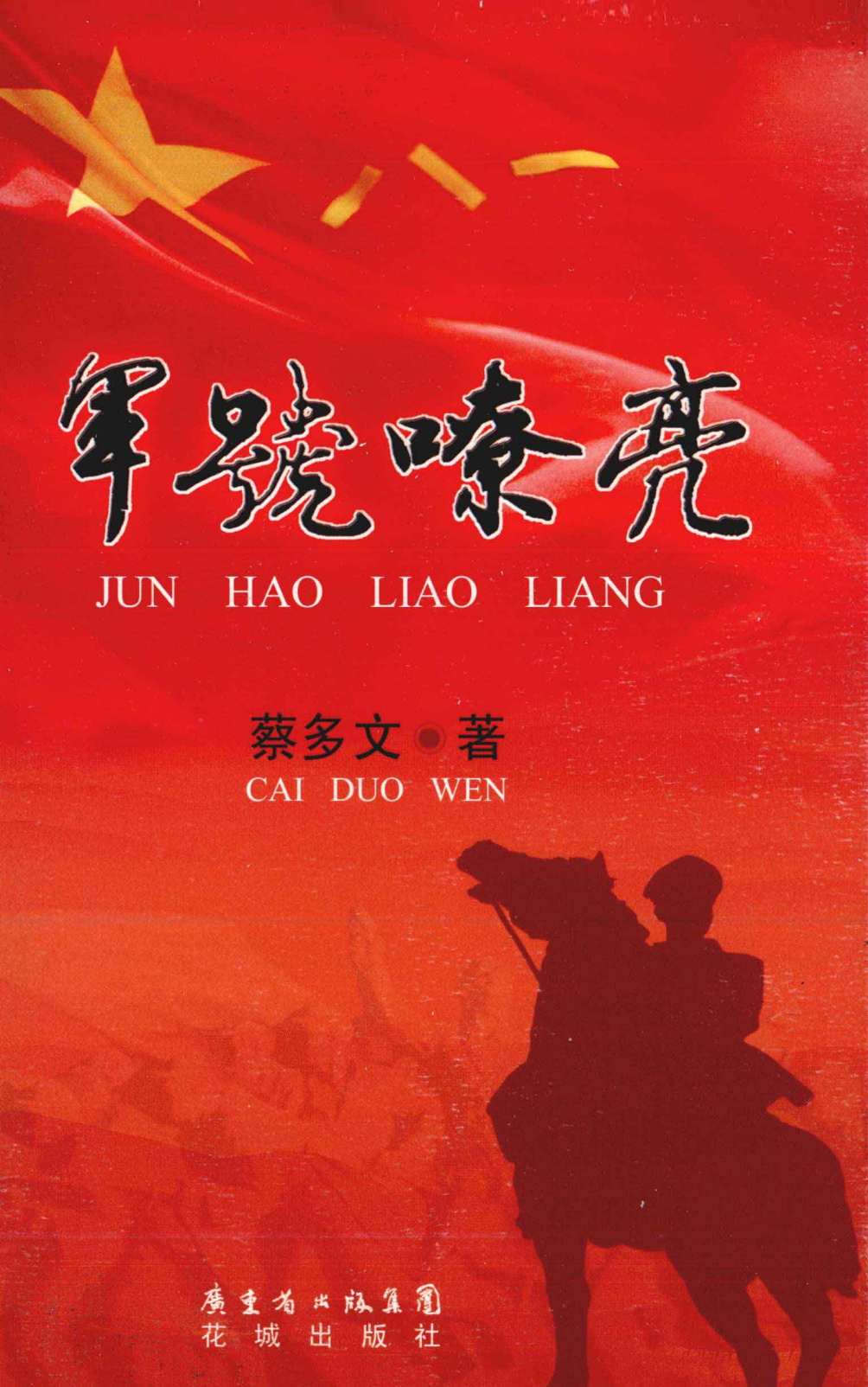




軍號嘹亮

JUN HAO LIAO LIANG

蔡多文 ● 著

CAI DUO WEN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軍號嘹亮

蔡多文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军号嘹亮 / 蔡多文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60-6556-7

I. ①军… II. ①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1573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 任 编 辑：邓 如
技 术 编 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 帧 设 计：蒋洪波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
印 张	28.25 3插页
字 数	500,000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7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谨以此书献给
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
领导、战友、朋友
以及相识和未曾相识的朋友们……



怀念军号

（代序）

文艺评论家 陈先义

捧读蔡多文将军这部洋洋洒洒40余万言的散文新作《军号嘹亮》，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我粗略一算，从他第一本作品集《逆境中的人生之路》出版，到这本《军号嘹亮》为止，这已是他的第十部散文集了。我常常想，作为一名身居要职的将军，他不仅把领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亲笔动手写出这么多优美的文学华章来，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说，在当今中国的将军队伍里，蔡多文的创作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现象。在中国作家的行列里，因为有了—一个富有文学才华的将军名列其中，这支队伍更平添了军旅的阳刚神韵；在军旅文学的作品中，因为有了他独特的军旅生活体验且将之付诸于文墨，这使得军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细读他的创作，从《逆境中的人生之路》、《掩卷遐思》、《游目抒怀》、《乡情如歌》、《香江情韵》、《情满香江》、《人生悟语》、《讲坛随笔》、《家的传说》，再到这部即将付梓的《军号嘹亮》，这一部部充满文采和饱含真情的军旅散文集，行文流畅隽永，文笔自然



质朴，寄托着蔡多文从一个湖南常德乡村走出的青年，到一名共和国将军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记录了他军旅生涯四十多年的闪光足迹和辉煌业绩。

《军号嘹亮》这部以他43年军旅生活为主体结构的故事性散文集，大体按照作者从17岁参军从戎到花甲退休的年代顺序书写，其间我们读到的是一名共和国将军爱国爱党、爱军爱民的拳拳之心，以及他做人做事的真诚真实。

《军号嘹亮》，单读这个书名就极富诗意，甚至会让人怦然心动。大凡有过军旅体验的人，对军号都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只要你当过兵，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一听见军号声，立刻就会觉得热血喷涌、心潮澎湃，就会产生持枪奔沙场的特别冲动。因为军号的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像是专为军人而设计的战场动员令，那种由铜管吹奏出的声响旋律，闻之立刻让人精神振奋和斗志焕发。军号属于军人，属于战场，属于那些闻令而动、视死如归的英雄们！

我与《军号嘹亮》的作者蔡多文将军，同属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入伍的老兵，一看到他以“军号”来为自己的新作命名，我立刻便心领神会。这是作者在记叙自己的经历，这是他对43年军旅生活的一种回顾和眷念，它要展示的将是属于军人的一种特别情感。这种特别的情感，也只有当借用军号这一象征物来表达时，似乎才最恰当不过，才能真正让人们去体验它的铿锵旋律，以及军号旋律所展示的属于军人的戎马生活。

当我看到《军号嘹亮》及其封面图案时，蓦然感到心

头一热，脑海里立刻便浮现出一张照片以及与这张照片相关的一个故事，因为它们都与军号紧密关联。

关于照片的往事，记得大概是30多年前，那时我在解放军报社的文化部做副刊编辑工作。有一天，我奉命去采访著名作家、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同志。在北京王府井的红霞公寓、白羽老人的寓所，我与他倾心畅谈。当时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我们谈论的话题自然就围绕着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当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前，曾三次召见刘白羽征求意见。那时的白羽同志，就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了。采访闲谈间，我问白羽老人，当初他为何放弃不错的生活条件，执意从敌后奔向延安？记得白羽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稍作思考，便站上书桌前的一张凳子，从高高的书架上翻出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图书，老人说：“就是它的指引，是一把军号。”我仔细一看，书名叫《西行漫记》，这是白羽老人珍藏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最早版本，书的封面上，有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的红旗正迎风飘扬；红旗旁边，一个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举军号，正用坚毅、英勇和果敢的神情吹奏起冲锋的进军号。我知道，这就是当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拍自战地的摄影力作，并以《抗战之声》为题，发表在解放区报纸上。

白羽老人缓缓地、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



军号嘹亮

敌后奔向延安。当年在敌后从一位共产党人手中拿到这本书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一种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作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是军号的旋律，鼓舞激励着我从抗日战场一直打到辽沈战场，后又从辽沈南下，几乎在战场硝烟中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在战场上，我凭着炽热的情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来自战火中的一线报告。

与白羽老人的这次谈话，让我久久地难以忘怀。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南京陆军学院出差，听说当年《西行漫记》中的那个小号手，如今有个儿子工作在陆院，我专门采访他以后，才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号手，就是全国解放以后当了海军少将的谢立全将军。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5舰队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10月因病去世。让人敬仰的是，从战争年代一直到解放后的数十年间，谢将军从没张扬过斯诺拍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只是在斯诺去世后的1972年，《人民画报》为了纪念斯诺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整整四个页码刊发了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此外，还配有斯诺的生平照片，照片中就有《抗战之声》这幅著名照片。

当时新闻单位为注解和说明照片的来龙去脉，对照片进行了认真考证，最后才弄清斯诺当年在宁夏预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小号手，全国解放以后被分配到了海军工作，他就是后来的海军将军谢立全同志。谜底解开了，有人采访谢将军，他说：“不就是一张照片么，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夸耀的。”1973年谢立全同志去世时，为了表达对将军优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人们特意将《抗战之声》的照片镶嵌在他的骨灰盒上，并永久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幅著名的照片，传递着一段英雄往事；一把军号奏出的旋律，召唤着千千万万优秀儿女走向抗日前线；一段军中往事，展现出一名老战士的宽广胸怀。就这样，军号的旋律融入一茬又一茬军人的血脉之中。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如果不懂得军号，或者对军号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他就算不上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

回想我和蔡多文将军从军时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司号员和军号在基层部队是有编制的。当时每个连级单位都有“司号员”，营级单位都编有“号目”，都是由战士担任；师团级单位就有了“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和“司号员”。只有当了“号长”，才真正算是一个指挥员了。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有人知了。那时可不一样，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首先要有知识，最好懂点音律常识；其次对司号员的口型也有要求，要适宜于吹奏。记得当年新兵下连时，师里都要举办一次



军号嘹亮

全师司号员集训，号长们带领全师上百名号兵列阵吹奏，其场面之壮观、旋律之齐整，与现在室内演奏的音乐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感觉。那百十把军号发出的悠扬号声，在方圆十里或几十里的山谷间、平原上回荡，这往往被视为军营的一道靓丽景观。

听惯了军号的人，没有军号声就会显得生活乏味和寂寞，就会觉得缺少节奏和旋律。相比较于今天那些由广播喇叭播放的军号录音唱片来说，我依然怀恋并且更为喜欢过去那种由号兵手握铜管、直接吹奏出的军号声，就像今天的人们不会喜欢舞台上的假唱一样，总觉得唱片的演奏失真，缺少了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遗憾的是，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及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如今军营的号声，大多由制式音响或高音喇叭播放的录音唱片，原来由司号员吹奏的原生态号声以及号兵们在军人行列里的矫健身影，都已不复存在了。再去军营时，我总觉得因此而少了点什么，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失落感。我曾经这样想，有一天，不管是军号这种装备还是司号员这类编制，会像军营方阵里最后一名骑兵正式退役一样永远地消失。但我同样也相信，作为激发斗志、催人奋进的英雄旋律，军号声将永远回荡在军人的生活中、流淌在军人的血液中。因为这是一种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的精神象征，它更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奏鸣。

后来，虽然我与多文将军一样，离开基层许多年了，但耳边却永远回荡着那嘹亮的军号声，因为它源自我们对

军营生活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即使如今我们都已步入退休生活，但那嘹亮的军号旋律，已把我们的情感永久地与那直线加方块的军营融为了一体，是那样地难舍难分了。

阅读多文将军的这部《军号嘹亮》，还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关于军号的故事和那个难解的谜团。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常常让人相信冥冥之中仿佛有神灵在操纵着人们的内心。我对军号的这份特殊情感，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我对军号更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敬重。

2008年暮春的一天，我应邀去苏南驻军某部采访，这支部队就住在当年新四军机关所在地的茅山遗址附近。陪同我的南京军区宣传部一名同志说，去参观一下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吧，去那里可听一听茅山军号，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它能让人欣赏到60多年前的真实战地交响曲。在好奇心驱使下，我们一行就去了茅山参观。真没想到，正是这样一次偶然的茅山之行，使我认识到军号与英雄的历史曾经是那样的密不可分。

那天，我们一来到茅山望母山顶，只见一座36米高的新四军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耸立在青松翠柏中。碑后的广场上，是一匹仰首欲飞的战马和陈毅将军的全身雕像。参观完馆内布展后，按照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为了表达对先辈英雄的怀念和祭奠，照例要在纪念碑广场上燃放一串鞭炮。当鞭炮声响起时，奇妙的事情就突然发生了：伴随着鞭炮声响，迅即在四面环山的空中响起了一阵阵连续



军号嘹亮

不断的“滴滴答答滴、滴滴答答滴”的嘹亮军号声，持续时间长达数十秒。凭着军人对军号的熟悉，我们一听这是真正的来自金属乐器吹奏出的声音，其旋律节奏与鞭炮声响迥然相异。仔细辨听，还有更奇妙的事情，伴随着嘹亮军号声，还夹杂有战士们的冲锋呐喊声以及与敌人的厮杀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近似原生态的战场交响曲，听起来就像是军事题材影视剧播放的同期声。当时，我们都对此感到非常纳闷：按照声学、物理学原理，如果因为山崖峭壁在山间的回音或共鸣，反射回来的应该还是鞭炮声，而这里为什么却是如此清晰的军号声和战场呐喊声呢？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那些近似神话般的编撰故事，但现实又确实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纪念馆主管历史研究的同志对我们说，在抗战时期，就在如今纪念馆的所在地，新四军部队与侵华日军确实有过一场恶战，并且当时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对于这场战斗，当地党史馆存有详尽的史料。但是，这让人生疑的战场军号声及呐喊声又是怎么回事呢？奇妙的号声是在1997年组织的一次纪念活动时被发现的，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间都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并演绎出许许多多的相关传说。有人说，这是新四军在用军号召唤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数千英烈来此集结，人们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也有人说，当年茅山作战，有两位新四军号手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用号声迷惑敌人，但最终落入敌手而光荣牺牲，现在的号声是部队在寻找当年那两个小号手……纪念馆方面为了解开谜团，还

专门请来了军事科学院的号谱专家进行现场鉴定。结果，专家认为这还真是当年新四军部队使用过的冲锋号号谱。对于这一大自然的奇妙现象，与其被当作神话被传播，倒不如费些工夫找出它的缘由和谜底。

紧接着，便由当地政府出面，请来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声学教授们，在现地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研究探测，最终给出了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结论：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自然现象。要形成这个现象，必须具备特定的自然条件，而茅山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这一现象。当年那场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战斗，因周边特殊的山岩地貌以及山石的矿物质元素作用，为声音创造了特定的存储条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整座山崖峭壁就像巨大的录音磁盘一样，军号声等战场之声在异常特殊的条件下被永久地“刻录”了下来。这些刻录下声响的“磁盘”一旦遇到特殊条件，比如鞭炮齐鸣时，便会将它激活，于是当年的战场之声便得以真实回放和再现。

不管这个由专家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否真实客观，但此后人们去茅山听军号，的确成了江苏省句容县的一个项目，并进而演变为一條茅山旅游热线。如今，去句容必去茅山，去茅山要听军号。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馆方特制的一种展现当年战场情景的多媒体。有关人员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技术，打造出当年苏南人民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军号声、呐喊声、厮杀声，组成了仿真的战场之声，而且还有影视剧节选的画面相配



合。听完人工合成的，然后再到纪念广场燃放鞭炮，聆听当年战场交响曲的真实回放。新四军纪念广场上那响彻寰宇的声声军号，激起的是人们对陈毅、粟裕等革命先辈和英烈们的深切缅怀。

苏南的茅山，以这一特殊形式刻录下当年新四军的战场记忆，它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凭着声音，对渐行渐远的历史以崇敬之心进行回望和追念。同时，它也触发了我的另一联想：作为一名老兵，我们数十年的军旅生活，所走过的每座山脉、每条河流、每座军营，又何尝不像音像磁盘一样刻录下了自己军旅人生的记忆呢？我想，这或许正是多文将军以《军号嘹亮》为他的新作命名的真实缘由所在吧。他用手中之笔在寻找、在追忆、在回望、在记述，试图重现自己刚刚走过的、让他魂牵梦萦的43年军旅生活片断，去激活那一个又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日子，去细心寻找那用青春和热血刻画的人生影像。就像新四军为茅山崖壁留下的嘹亮军号声一样，多文将军在用书写形式回放和留下自己的军旅历程。由此，《军号嘹亮》里的军号，便超越了声音和旋律的内涵之外，它表现的是一段岁月、一段生活和一种人生。

细读《军号嘹亮》，每一位年龄相仿且经历相似的读者，都能从中寻觅到与自己生活相近的影子以及相类似的人生故事，都会引发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我想，其原因就在于，作者记述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和鲜活的人物故事。书中提及的人物，粗略一算就达一两百人之

多。这些人物，或是与作者风雨同舟的战友，或是给作者引领人生路的上级领导，或是对作者曾有过滴水之恩的乡亲故交，或是与作者血脉相连的至爱亲朋。自然，这其中也有不少人与作者虽萍水相逢，却因志趣相投而结下长久友谊并视为知己者。

散文本是抒情记事的文体，但在作者笔下，却能把一个个生活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这说明作者把情感看得很重，他能记得与自己相处过的许多朋友，不管你后来是地位显赫的为官者，还是躬耕乡间的一介平民，他都会永远以一片真挚之情牵挂着你。

比如，走进军营后他遇见的第一位老班长赖则庆、第一位老排长李秀本，以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连长曾世玉，对自己人生理想有过深刻影响的老团长田广来，还有与作者搭过班子的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政委熊自仁，以及虽相见甚短却铭记在心的英雄吴运铎、高玉宝、麦贤得、孙玉国等等。这些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有的只是寥寥数笔，有的或通过一两则故事，或记述一段谈话，或记下一段交往，便把人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比如，他与老连长曾世玉的交往，读来不禁让人垂泪。1958年入伍的老连长曾世玉，直到十几年后的1975年，与他同时期入伍的战友有的升了营长，有的当了团长，就连蔡多文本本人作为他曾经带过的兵，也已经提了干，调到团政治机关工作，成了老连长的上级，但老连长曾世玉依然勤勤恳恳地在连长岗位上摸爬滚打，并且非常热情地帮助多文在工



作上出主意想办法，从没有表露出一丁点不满或者失落。多文在书中只记述了老连长的两件事，读来却令人感动。

一件是家住广西防城港的曾世玉，家境非常贫寒，一家老小全靠他当时每月五六十元的工资生活，直到30多岁他仍未找到对象。那一年，曾世玉的父亲突然病故，正逢老兵退伍期间，指导员又不在位，他忍着悲痛把电报塞进口袋，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另一件是作为爱兵模范的曾世玉，因长期过度劳累，身体很不好，并且患有严重的胃病，经常疼得满头大汗。一次患病时，他连续两天粒米未进，身为战士的多文出于对老连长的关爱，就悄悄与战友们一起做了一碗鱼肉稀饭端给他，没想到老连长曾世玉却狠狠地批评了多文，说这是搞特权，别看一碗鱼肉稀饭，但作为一连之长，多吃多占就是搞特殊化。可后来当连队通信员发高烧时，曾世玉却亲自下厨煮稀饭、花自己的钱买水果给通讯员吃，并亲自推着手推车送他到十几公里外的卫生队打针。平时哪个战士家里有了困难，老连长毫不吝啬，总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挤出一些给予帮助。由于长期疾病缠身，老连长在转业回地方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了。但老连长身上那看似平凡却透着人格光辉的许多小事，成了多文将军此后军旅人生的一面镜子。“想想老连长”，成为他脑海里常想常思的一句话，老连长成了他军旅路上第一个人生样板和老师。像曾世玉这样的人物故事，在《军号嘹亮》里，多文将军多有记述。

读完此书，让我倍受感动的是多文那种发自内心的战

友情谊。许多年来，无论他官居何职、工作多忙，但凡一有机会，他总要去探望一下自己的老战友，那些被他视为兄长的老连长、老排长、老班长们。必要时总要拿出自己的积蓄，给老战友们以生活上的必需帮助。这样一种纯洁的战友之情，读之特别让人感动。在如今这样一个人情逐渐淡薄的年代，多文将军这种看重战友之情的品格，显得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作为有着43年军旅生活的军人，多文将军的经历是丰富多彩且波澜壮阔的。当战士时，他在农场开垦种田；当干部时，他上过战场，曾在炮火纷飞的一线经历生死考验；任职驻香港部队首任副政委时，他见证了百年历史上洗雪民族耻辱的重要时刻；作为带兵人，每逢人民有难，他既是率部出征的指挥员，也是战洪流、抗冰雪的战斗员。

数十年军旅生活的历练，培育和造就了他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军人情怀，孕育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军队的炽热之心。在这部数十万字的散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篇章记述的是，他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从战幕拉开到挥师撤军的亲身经历。多文将军在广西方向带学员见习参战，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让我倍感敬仰的是，在硝烟炮火之中，他决不是院校机关去一线体验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全副武装冲杀在一线的带兵打仗者，他在一线作战部队担任副营长职务，亲身经历了一次次生死危难考验，亲自见证了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那一场场真枪实弹的战斗。书中